



稻浪滚滚

□叶森岚

孟秋时节,骄阳似火,稻谷飘香。这天手机收到父亲发来一张老家稻田的照片,还配了一句留言:“水稻成熟,丰收在望。”照片中一大片稻田像被裁开的黄绸缎铺开,耀眼夺目,让我看着又想起了过去秋收的热闹情景。

20世纪90年代的闽南乡村,收稻谷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集体活动,乡亲们总是今天你帮我家割稻,明天你家收稻,我去搭把手,闽南人也管这叫“联工”。虽然生长在同块地里,但每到成熟季,仍有些“性急”的稻粒先黄透,一些“慢性子”的稻粒还带着半抹青绿。因为这样,收割的日期便有了先后,邻里间轮流帮衬着收割、碾打、晾晒,才能确保熟透的稻谷都能及时颗粒归仓。

记忆中老家的秋收现场一向忙碌有序。那时候村里还没有收割机,割稻全靠人力。阿婶们皆是割水稻的能手,每次带上宽沿的大草帽,她们就会一头钻进稻浪里忙活,一群人的身影在稻田里若隐若现,在远处只能听见镰刀切割稻秆发出的“唰唰”声响。等一大片稻禾应声落地,松软湿润的泥土才渐渐露出来。此时,叔伯们都闲着,他们把脱粒机扛进稻田,就开始麻利地“打”稻子。这是一件很耗费体力的活,通常需要两个壮汉配合才能完成。力气大的叔伯会合力用脚踩动脱粒机的踏板,等滚筒“轰隆隆”地转动起来,再抓起一把稻穗,用力抽打滚筒。滚筒下方放着一个木桶装稻粒,四面还支着一个竹编的挡棚,用于防止脱落的稻粒飞溅。

随着打谷机的滚筒越转越快,稻粒便像雨点般簌簌落下,转眼就汇成一条流动的金色瀑布。我们这些放暑假的孩子也来帮忙,一群人跑去拾起阿婶们割下的稻穗,抱起一堆再递到打稻子的叔伯们手上。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则蹲在

田边,三两下便把脱了谷粒的稻秆捆扎成束。这些稻秆晒干后可以当做柴火,或者沤成基肥,之后稻田翻耕又能“哺育”下一季的庄稼。

我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中跑得快的阿莉,她是我父亲的学生,身板瘦弱得像根稻秆,割起水稻来却是一群孩子中最利索的。每次碰上我家收割水稻的日子,阿莉都特别开心,因为帮忙干完农活,她就可以从我家借走几本书回去看。那年她又来帮我家秋收,父亲想送她一套全新的《西游记》作为谢礼,她却拒绝了,还支支吾吾地说:“叶老师,家里的钱要给我妈妈治病,不能再供我上学了。”阿莉的声音很轻,却像在闷热的空气里打了个响雷,我看见父亲沉默许久,才开口对她说:“你一定要继续读

九月,清晨漫卷的秋风
带着丝丝凉意,拂过簇拥在
洛阳江口的芦苇。它们的叶
子已经开始泛黄,一顶顶芦穗
抖开轻盈蓬松的绒毛,如轻云
一般。

忽然,一只灰羽橘颈的鸟儿
飞进这片芦苇丛,小爪子紧紧抓
住芦苇秆,左摇右晃,犹如顽童荡
起秋千。可没等我凑近看,它又扑棱
着翅膀飞起,用尖尖的喙衔一根芦
穗,朝远方飞去。我猜它或许是回到
某棵高高的树上,为自己的小巢织
上柔软的绒毛,为之后寒冷的天气
提前做些准备。

在我老家,也有一处水塘被芦苇
包围,那里四周还有几片稻田,过去大
人们去地里忙秋收,我常会跟着去。有

书,学费我找大家凑一凑,不够的,我先垫上。”过了几日,父亲便揣着一个信封去了阿莉家。我也跟着去,一进屋就瞅见父亲从信封里掏出一叠卷着边角,浸着汗渍的纸币,有五元、十元,最多的是五十元,都是他挨家挨户凑出来的。就这样在乡亲们的资助下,阿莉又去上学了。

后来,家乡的水稻收获了一季又一季,考上大学又回乡反哺的大学生来了
一波又一波,阿莉也学成归来成为村里

小学的一名教师。二十多年过去,我在父亲发来的照片里,再次看见阿莉的身影,那张照片里的她拿着一把稻穗,看得出来是正在教孩子们认识农作物,一群人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像一株株弯腰低垂的水稻,扎根于这片土地,又向着远方伸展。

思绪回笼,我的耳畔仿佛又一次响
起大型收割机的轰鸣声,那声音如稻浪
一般欢快地穿越乡野,回荡在辽阔的天
地间。

疏疏芦苇

□王丹

次趁大人忙着干活,我偷溜去水塘边
玩,忽然发现密密匝匝的芦苇中有几
颗鸟蛋,正想跑去捡,却被赶来的母亲
逮个正着。虽然口中说着“不行”,但见
我失落的模样,母亲只得哄我说:“要
不用芦苇给你做个风车玩吧?”

见我终于露出笑容,母亲无奈地
摇摇头,随即拿着镰刀走到芦苇旁,割
下几根芦苇,又从上面挑出几片稍宽的
叶子。随后她将芦苇叶撕成两半,再
交叉对折,好似一眨眼的工夫,一个风
车就出现了。等母亲拿芦苇秆把风车定
好,我立马接过来,然后举着它沿着田埂
奔跑。风裹着稻香吹过,风车转得飞快,
母亲的目光追着我,嘴角也悄悄弯起。

那时每当芦苇全部变黄,村里的
陈阿婆会去割一些来扎成扫帚。她把
做好的扫帚摆自家门口售卖,路过
的乡亲看见了,常会停下来买一把带
回去替换旧的扫帚。我母亲也不

例外,她常说陈阿婆的手巧,做出的
扫帚轻巧又好使。

陈阿婆有时还把剩下的芦苇穗扎成一
个个迷你小扫



(CFP 图)

帚,送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当玩具。有
时我和小伙伴们跑去看她做扫帚,她
都会跟我们念叨说芦苇穗不仅用处
多,还有好寓意,比如秋天蘸过露水的
芦苇穗,就有“沾露纳福,扫去烦恼”
之意。听了陈阿婆的话,得到小扫帚的
我回家后便拿它扫掉作业本上的橡皮
屑,盼着芦苇穗能帮我把作业里的难题
一扫而光。

后来看的书多了,我才知芦苇也
经常“生长”在文学世界里。比如在曹
文轩先生的《青铜葵花》里,毛茸茸的
芦花能做成柔软的芦花鞋,让青铜在
下雪天获得温暖;在管桦先生的《小英
雄雨来》里,芦苇会护着还乡河,还乡
河护着雨来的生命;在汪曾祺先生的
《受戒》中,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为
英子和明子的未来编织了一个美好的
梦……作家笔下的芦苇,总是彰显着

慷慨的本性,让主人公的生命里
多了一份坚韧向上的生命力。

如今再看洛阳江口的芦苇,
风一吹,芦穗晃动的模样和老家
水塘边的没两样。它们还是老样
子,不声不响地生长着,结出蓬
松的穗子,等着风来拂,等着鸟
儿来啄,也等着偶然经过的人,
像我一样看一眼毛茸茸的穗子,
想起些与芦苇有关的、细碎又平
常的往事。



渔港的秋天

□留丽灵

闽南的初秋,暑气尚未消散,却是
我母亲眼里补养身体的好时候。每到
这时,家里灶上那口砂锅,常会炖着熟
地白鸭汤。别看那汤色深如墨汁,却是
闽南人应对秋老虎的“良方”。

早在入伏时,母亲就已经提前从
陶瓷罐里取出几块存放许久的熟地,
再将它们放在窗台上晒一晒。这些熟地
是母亲按照传统“九蒸九晒”的方法
制成,也就是把地黄放在阳光下和蒸
屉里反复蒸晒九次,直到它们的表面
变得黝黑,拿在手里轻如棉絮。我小时
候曾好奇做熟地为何如此麻烦?母亲
却说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法子,蒸晒少
一次都不行。

待熟地备好,就该去捉鸭了。可那些
放养在溪边的番鸭不好抓,父亲总得
拿着稻谷引诱鸭群上岸,趁其不备,
再快速出手抓住它们的翅膀。若是瞧
着抓住的鸭子不够肥,还得将它放走,
继续抓下一只。往往忙活半天,好不容易
逮住一直最肥美的番鸭,父亲身上的
衣襟已被溪水溅湿,沾满泥点。

母亲的厨艺好,处理起番鸭来也利
落,褪毛、切块、焯水去血沫,她样样做
得有条不紊。鸭肉备好,母亲先把它们
放进锅里翻炒,接着才加入熟地和枸

杞,有时还要添几片桂皮。熬汤的水也
有讲究,比起自来水和井水,母亲偏爱
直接从山涧引来的活水,她认为山泉水
有甜味,熬出来的汤滋味更好。炖汤时,
母亲一直守着灶台寸步不离,她说这
是为了留意控制火候,因为火大了汤会变
浊,火小了,汤的味道就淡了。

炖好的熟地白鸭汤端上桌,母亲
立马招呼一家老小来喝,说趁热喝才
能利于发汗解热。不过以前祖父更喜
欢把汤放凉些再喝,他觉得这汤凉饮
不仅更足,对付秋燥也管用。记得小
学三年级的初秋,我放学路上淋了雨,
夜里发起烧,母亲赶紧去厨房炖了一
锅熟地白鸭汤,还往汤里加了一些陈
皮。之后被她劝着喝下一碗,我的额头
才渐渐渗出汗珠,烧也慢慢退了,原本
发苦的嘴里还尝到丝丝回甘,喉咙也
不再干涩。

从那以后,我才是真正爱上喝熟地
白鸭汤,即使离开家在外工作,每年入
秋,我都会尝试用电砂锅“复刻”记忆
中的味道。不过从超市买的熟地
不似老家沾着山尘的模样,从菜
市场挑的鸭子虽肥,却少了
几分“野味”,煮汤的水
也没了山泉水的甜。后

来,我才慢慢琢磨出来,

大概缺的是母亲提前晒
熟地的耐心和父亲抓鸭时的
奔波,也少了一家人围坐喝汤的
热闹氛围。那些藏在汤里的味道
终究是家才有的,是我在异乡难
以复刻的。

今年初秋,母亲早早打来电话,问
我哪天回去,说要提前宰好番鸭。我打
趣说:“宰鸭还要挑日子?”她却在电话
那头笑着说:“挑个你不忙的日子,炖
好汤等你进门就能喝,那才好。”我听
着,鼻尖忽然发酸,原来家里的汤,从
来都为我算着归期。

食事



初秋的“剪影”

●九月的初秋仍有夏的余韵,蛙声虫鸣
逐渐稀落了,只有寒蝉依然在柳树上鼓噪着它的
乐章。 ——余秋雨《秋》

●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
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笑着:总有回家的人,
总有离岸的船。 ——简媜《浮舟》

●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
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暖
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
冽萧瑟气象,这是最值得赏乐的。
——林语堂《秋天的况味》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了水面的漪漪,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徐志摩《乡村里的音籁》

渔港的秋天,犹如一幅浸
染了海盐与阳光的画卷,在
潮汐的呼吸间缓缓铺展开。
它也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渔人,
用沙哑的嗓音将收获的故事,娓
娓道来。

当夜的星辰还粘在靛青色
的天幕上不肯褪去,灯塔的光柱依
旧不停旋转着,海平面已悄然裂开一
道银白的缝隙,露出点点晨光。
转眼间,一艘艘渔船似利刃般划开
绸缎般光滑的海面,船舷压着沉重
的吃水线由远及近,定睛一看,原来
是开渔季之后的首次满载而归。

日光渐炽,云朵好似被扯散的
棉絮飘荡在蓝天中,铁锈红的浮标
在海浪间起起伏伏,鸥群盘旋在海
面上,鸣叫声忽远忽近。此时的码
头喧闹起来,吊机转动铁臂,将一
网网活蹦乱跳的海鲜倾倒在岸台
上,当中有闪着银光的带鱼、泛着
珍珠色的鲳鱼,还有泼洒墨汁的
墨鱼、张牙舞爪的梭子蟹以及肥硕
的皮皮虾。

正午的渔市人声鼎沸,
鱼贩的胶靴踩在湿漉漉的地
面上,发出“吧嗒吧嗒”的
声响。他们手中的利

鳞器闪着冷光,刮落的鱼鳞飞溅
如雪,鱼鳃翕动间,鲜腥味也渐渐
漫溢开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买
家穿梭其中,用行话敲定一笔笔
订单,闽南话的吆喝混着议价声
与活鱼摆尾的拍击声,仿佛奏响
一曲鲜活的渔市乐章,也蒸腾出
渔港独有的烟火气。

泊位是另一番景象,归来的
渔船错落地泊在水面上,船板刻满风
浪留下的深浅纹路,海浪轻拍船
舷,不时发出细碎的声响。船工们
踩着吱呀作响的甲板,用桐油修补
被海水噬蚀的木条,渔家女则坐在
桅杆投下的阴影里补渔网,尼龙线
在她们的指尖不停缠绕交织,还有
几位打赤膊的青年正在船头给缆
绳打结,汗珠沿着他们的脊背滚落,

转眼便在古铜色的皮肤上划出
亮晶晶的轨迹。

暮色四合,渔港才添了几分静
谧。落日余晖把海面染成一片温
柔的橘红,归航船队的剪影像极了夜
空中飞过的归巢雁阵,灯塔开始闪
着红光,犹如眨动的眼睛,晚霞则
为吊车的铁臂镀上一道金边,渔火
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倒映在海面上
像流动的金箔,远远望去,整座港

(CFP 图)



扫描二维码



生活就是一只看不见的储蓄
罐,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
白费。



一纸情深刺桐红

□黄秀惠

午后的阳光斜射,桌上的报纸泛着暖光,翻
出泉州晚报阅读,有时候在副刊遇到自己写
的文章,心情更添欣悦。

在刺桐千年文脉里,泉州晚报以它独特的
沉敛和风华,接纳我的文字,陪伴我的晨昏,染
亮我的岁月。她是火炬,热烈照亮泉州的老街深
巷;她是繁花,绚烂绽放缀满枝头;她是许多读者
和作者案头的一抹刺桐红,熨帖每一段与文字
相守的时光。

我与晚报的缘分,浸润在字里行间,是诗歌
和散文的巧妙邂逅。

2013年6月,晚报刊登了关于我的第一本诗
文集发布并捐赠书款的消息,那则小小的信息,给了
我莫大的鼓舞。从那以后,我写出的许多文字第一
时间就想投稿晚报。记得某个五四青年节,新诗
《等待一场花事》发表,恰逢市里青年节会议和活
动,友人发来信息:“会场人手一份报纸,读到你的
新诗,我感觉青春的热血又燃烧起来了。”

是晚报,无言地鼓励着我坚持写作。我曾写
下校园里的学习日常与工作点滴,那些熟悉的场
景让许多同事都从中读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丰海
路的滨海公园沉醉时,眼前景致唤醒灵感,我便
提笔记下那份惬意;在田安路的美人树下拾起一
片被风拂落的花瓣,心绪翩跹间,一篇随笔自然
落成;夕阳下海风轻拂江口码头,潮汐的气息裹
着诗意漫来,字句便随着这份感觉流淌而出,染
带状痕疹后,被花桥慈济宫义诊治愈,心怀感激
记录这份温暖,还幸运地获得了晚报“老街深巷”
征文的优秀奖……我把身边细微琐碎的光影认
真记录,晚报以海般的博大胸怀,让文字绽放于
纸上。晚报,已经成了承载我心声的载体之一。

我微信朋友圈的封面是《2023年泉州世界遗
产点诗歌地图》,每次打开微信,总会想起2023年
金秋的那场“泉州世遗颂”诗会在府文庙的盛景:
台前幕后副刊编辑忙碌的身影,朗诵者深情的演
绎,诗人们喜笑颜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也沉
浸在那夜的诗潮里。而我写的那首《你在时光里,
熠熠生辉》非常幸运地入选首幅“泉州世遗诗歌
地图”。那个蓝色的朋友圈封面,我一直舍不得
换,它是鼓励,是鞭策,是诗意的记载。

我对晚报一往情深,在文字的空间诗意伸
展。我和学生分享我的旅游经历和文章。记得多
年前的那个课堂,我走进教室,学生看着我一
直笑,然后就齐声朗读着我写的一首诗,班长拿
起晚报给我看,我才想起今天刊发的诗歌。他们
也跟着老师喜欢写,如今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也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而刚刚毕业的这
届学生,他们在文字里恋情徜徉,我希望他们热
爱生活,热爱文字,用心记录下生活中的细节和
触动。三年的时光,许多孩子的作文羽翼日渐丰
满,我会把一些精彩的作文推荐到晚报副刊校
园文学专版“校园风”发表,每一次发表都是对
写作能力的肯定,鼓励着少年大跨步成长。我在
少年星星般的眼眸里,读到了希冀与梦想。每一个
热爱文字的人,都会有专属的心灵空间,让生
命更充实,更丰盈。

在与晚报结缘的时光里,我幸运地结识了一
群优秀的晚报副刊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热忱、
执着,对文字的敬畏与细心,对这份事业的赤诚,
总让我心生敬佩。从海洋文化的壮阔视角到街巷
烟火的细腻描摹,他们以笔墨为镜头,为市民带
来精神的滋养,组织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画卷,作
为泉州主流媒体